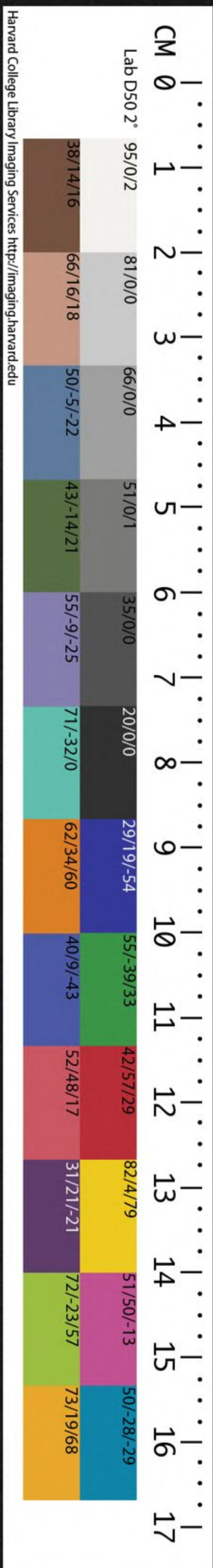


T 856/4431-2(2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22 1953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

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

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

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藏印

孟子序說 序說 近壁堂

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藏板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同。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黝之勇者。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黝之勇者。

孟子序說 近譬堂

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一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峯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苟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

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嘗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繫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詳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蔡虛齋曰依吳氏程註孟子游齊梁時距孔子時一百六十餘歲云云見得不是親受業少微鑑

載孟軻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云云此大抵後人所為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者耳○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于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如顏子則曰夫子循循云云○曾子亦屢曰吾聞諸夫子○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蓋為見其屢引詩書而以為尤熟于此耳不然何以知其獨長於此後學如此比度前賢其亦無據而可笑無怪乎高子以追蠡而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也故程子闢之○據綱目則孟子先游梁後適齊蓋孟子游齊梁時年皆晚矣故于梁則惠王一見稱之曰叟于齊則曰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是以齒德自居也蓋是四十不動心方始出而欲擔當天事也○孔子以道不行晚年便贊周易修春秋刪詩書定禮樂以垂萬世蓋既不得行于當時便當思以傳于來世此所謂是這般時節則聖賢所作是這般樣子者今孟子道又不得行于當時矣則其所以規天條地之

規模豈徒終鬱于胸中而與其身俱逝耶當時在門又無卓然高弟能傳其道而發明之者又安得不一索筆為吾道計以閑先聖邪如顏子不著書則以時有孔子在且早死至曾子則有大學子思則有中庸以此言之信是孟子自著

孟子大全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于後者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闢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開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潛王之元年伐燕一事史記以為齊潛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為齊潛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

十七年，已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潛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下未乃宣王末年，潛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潛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云。○蔡虛齋曰：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先王已沒之後，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先王已沒之後，故也。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潛王後又伐燕，燕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上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潛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稱王也。燕噲遜國，在宣王卒後九年，潛王伐燕，在齊宣王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王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二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潛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

潛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潛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潛王卒，故孟子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只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王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辨按孟子序說，朱子獨取史記列傳，而節其文，其序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者，溯其淵源之所自也。道既通而後游事齊梁，欲行所學之道于當世也。乃歷觀秦楚齊魏之所用，皆商鞅吳起孫子田忌之徒，安能用得孟子方務合從連衡攻伐為賢，安知尊所迷唐虞三代之德。此所以終不見用也。不能行道于當時，惟思傳道于後世。此孟子七篇之所由作也。○史記文一經，朱子手，便當作朱子文看。既曰受業于子思之門人，則親受業于子思之說，已不取之矣。既曰作孟子七篇，則軻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所言之說，已不取之矣。何必諸說之紛紛也。○子思作中庸，盡聖

道精微之極致。今觀真氏所引。則孟子之得統于中庸者。可知。如此而果親受業于子思。豈有不標其授受之所自。而但曰私淑諸人乎。蒙引所辨良是。○或云。司馬遷未必有見于孟子之道。今日道既通。特泛言之。愚謂不然。後既云。述唐虞三代之德。則道之所通。亦即唐虞三代之道也。遷之學雖駁。或不足以知孟子之道之精微。若其所談之仁義王道。乃天下之正道。人心之公理。安在史遷不足以知之乎。○詩書孔子所已刪定者。孟子特序之以傳後世耳。至所作孟子七篇。則雖自述其所知所行以教人。而要皆仲尼之意也。七篇中無一字蹈襲仲尼之言。無一字不是仲尼之意。史遷此語。頗臻至處。如仲尼只說仁。孟子只說知言。孟子便說養氣。以至仲尼只說性善。仲尼只說道他聖之清。聖之和。然無非仲尼之意也。此程子所謂未敢便道是聖人而學已到至處者與。○伐燕之事。孟子自以為宣王之事。又何必以他書而疑孟子。金仁山之言可信。朱子復引史記與通鑑之文。而

以為未知孰是者。以列傳為先。事宜主不能用而後適梁。今以伐燕為宣王事。則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疑游齊梁之先後。非疑伐燕之必為潛王也。本註原在事齊梁之下。則可見矣。愚疑孟子必先游梁而後事齊。只看首一册書。開章是見梁惠王。既而記襄王。既而記齊宣王。蓋襄王不足為而後去。而至齊也。此乃孟子自然次第。尤無容疑。或曰。孟子首篇托始于見梁惠王者。蓋欲以仁義闢利。該一部孟子之大旨也。愚謂不然。假令以告齊宣。一章居首。則以王道闢霸功。豈非春秋戰國時一大關鍵。况王道即仁義。霸功即功利。何不可該一部孟子之大旨乎。故愚斷以序書之先後。為孟子游梁齊之先後云。○既先游梁。後至齊。見宣王。則伐燕之為宣王事。又無容疑矣。獨虛齋謂齊伐燕為二事。齊宣因燕喪伐之。取十城。為梁惠篇所載。兩章後。潛王又伐燕。乃燕曾以國與子之。齊伐之。取七十二城。作孟子時。潛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故後公孫丑篇。沈同問燕可伐。二章。但稱王不稱宣者。謂其為潛王也。愚按前梁惠王篇。

明有五旬而舉。取之何如之言。後伐燕。取之。諸侯謀救燕。分明是燕。曾子之時事。若因燕。喪伐之。僅取十城。愁不能五旬而舉。亦未便能取得燕也。宣王安得有取之之專。而孟子有一運而已矣。之答乎。斷當從通鑑之說。而以仁山之言証之。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

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知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

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語類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

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他有許多答問發揚。○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無傳。○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得作文

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
 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孟子之書
 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
 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
 他。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
 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
 知作文之法。○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
 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間架。○孟子文章
 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似今人間架。○孟子文章
 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
 蘇文深得其妙。○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
 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
 而沒世不聞耶。○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
 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
 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
 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
 會成。○集注乃精義之精體。○問孟子比論語却易
 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

會。且如養氣一章。被他說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
 讀。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
 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
 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
 難見。若果曾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
 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譯得許多文章。出
 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
 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
 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
 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
 說與人。不信。○孟子疏。乃邵武吉人。假作蔡季通識
 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
 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
 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
 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
 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
 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

近譬堂

則為得。其傳耳。○韓子謂荀楊大醇小疵非是。由田
 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耳。○
 程子說荀楊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問大是
 就渾淪處說。傳是就該貫處說。否曰。韓子亦未必有
 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曰。政事者就政事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
 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若以孟子比孔子。特
 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
 寔。○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
 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存以真知性之為
 善而不疑耳。

精義 伊川曰。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曾
 子也。觀其啟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
 孟子。皆其學也。○明道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
 有述事之言。有德者。只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
 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存德之言。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存德之言。
 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伊川曰。韓退之言孟

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
 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尹
 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九經。尤長于詩書。非也。趙岐未
 為知孟子者。焯謂孟子精通於易。孟子踐履處皆是
 易也。請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孟子精通於易。
 楊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荀知之。亦允蹈
 之。此最善論孟子者。伊川云。由孟子可以觀易。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
 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
 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
 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
 此其權度審矣。○又曰。言性善。使資善者聞之。必
 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
 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
 發於道義。而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
 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韓子但言孔
 子序說

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所以獨傳之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啟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覺軒蔡氏曰。開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氣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者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

上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蔡虛齋曰。程子謂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亦非鑿空撰得出。許之亦幾於過矣。蓋韓子此語。全得於孟子見知聞知一章。他是何等聰明人。融會出來。便成此一段說話。○此語出原道篇。其上文云。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菓魚肉。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云。今按韓子此語。則是字已自有其所指。而程子朱子却又云云者。何也。豈都不觀其言意。所自來耶。○堯以是傳之舜。此一段。又見於送浮屠文暢師序者。畧

同送文暢序曰民之初生固若禽獸然聖人者出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葬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躬行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依此說見得皆未及此心之體處故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必本於吾心○三子之醇疵愈之論則非矣吾不知愈之為是醇疵之論者將為道邪將為書邪欲削前代之不合以附於聖人之籍愈不過為書計也異時原性之作以為性之品有三三子者得其中而遺其上下則未免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矣慕孟子之醇而未能同其醇指荀揚之疵而未能去其疵則愈之為愈特因書而見遊而非遺書而得道者也○大經蓋本中庸之大經上自王朝之間以至父子夫婦房閭之內先王莫不制為之禮此皆係五帝之人倫事如儀禮與禮所載猶可見其畧也○大法蓋指刑政典章之

屬如周室班爵祿之制當時孟子已曰其詳不可得聞諸侯已去其籍矣至於論井田則亦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可見大法之亡滅已多○孟子所謂於傳有之者今皆無此書矣可見所存能幾然而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無孟氏則楊墨行正道廢天下皆歸於無父無君之教而淪胥於夷矣○一說是真實至服左衽言侏僂觀晉滅三綱宗老莊而夷胡亂華者近二百年宋徽宗隳四維尚玄教而蠻狄入據中原馴至胡元遂主中國是也按此說較切實得左衽侏僂字面不虛○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卑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不覺自醉譬之春風動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程子安得不責其備

因見孺子將入井時一段光景而驗得人皆有不忍
 人之善既心然後方敢排眾論之參差而斷然一以為性
 善既自是性善則性中只有箇仁義何必曰利而七篇
 之書自此成矣

按韓子堯以是傳之舜一段觀其上文但指易詩
 書春秋之文禮樂刑政之法士農商賈之職君臣父
 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之倫麻絲之服宮室之居粟
 米蔬菓魚肉之食為生人日用之常道而唐虞三代
 以來所以為教養斯人之具者也雖此亦是道然韓
 子說得來極粗若論無過不及歸於一中正要在這
 裏面分別其尊卑上下親疎貴賤之等級若只世守
 這箇膚殼則何代不有此程子許之誠過虛齋辨之
 良是朱子引之於序說之後亦以其有合於見知聞
 知一章孟子所自序之意而取之未暇深論耳○程
 朱嘗謂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直指性之本體而不
 分別氣質言之致啟告子以後紛紛之疑茲又謂其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者蓋性要兼氣質言之只

是因人有善有不善之故其實性之本體原善人乃
 常為善而不為惡以復其初不然則聖人要人為善
 盡屬勉強事幾何不胥天下而為不善也故曰大有
 功○性善之論實本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二句來只率性處便是道此所謂不兼氣質言之者
 也若一落氣質如何不有偏雜如何率性便是道程
 朱所以亦有性即理也之論○孟子口之於味也一
 章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即是兼氣質言性處○
 孟子擔當世道則曰正人心已身用功則曰存心養
 性收其放心驗仁義禮智之端則曰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正君定國則
 曰格君心楊氏謂千變萬化只從心上來是矣愚觀
 孟子所言之心皆指仁義之良心即唐虞所謂道心
 也孟子說心處便是說性善惟其直指本體故能見
 道分明斬釘截鐵然忒煞高子人要從他下手做工
 夫煞甚難故程子又謂學顏子有準的學孟子無準
 的也後來異端亦易於假借如良知之說收放心之
 說都從孟子裏面差起不知孟子所謂良知是要因

其端而察識擴充之非如後世之致良知只當下心體便是也孟子所謂求放心是學問許多工夫都要收斂此心全此仁義之本體非如後世之收放心只冥坐不惹一物也若提出有道心便有人心來亦無子靜陽明之禍矣○須知一部孟子言性善言良心只知皆擴而充之一句是把握少此一句都不得○孟子天資極高直見道之大原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學問一直大到知天處又如仁人心也一句性善良心諸說俱包含在裏面由此而發見自有真情之不容已處見孺子入井則有怵惻隱之心見穿窬則有羞惡之心何往不然故孟子就此顯而易見者以指點人見皆有仁義禮智之良心則人人性善耳虛齋乃謂因見孺子入井時一段光景驗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然後方敢排斥衆論則是孟子先不識性體偶觸於外而得之何以爲孟子這也是把一部孟子當文字看了便休也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孟子卷之一

都梁 李沛霖 弟 禎 全訂

男 曾 學 曾 恁 煌 叅 較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與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二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按孟子諸篇章意甚明而熊氏多不得其解如首章以仁義破利卽孟子一生學問之所在而謂兼言孟子之學何也四章但言虐政之當除七章王霸是大指其間善推不忍之心皆是王道中事亦非以此兼彼之說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同大全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蓋始各王于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于天下矣。○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

郡浚儀縣。○趙氏惠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氏。至瑩立為王。謚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華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蔡虛齋曰。孟子平生執不見諸侯之義。今其曰見梁惠王者。陽貨先豈得不見之義也。故集註取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之語。○問惠王不必是就見。追斯可以見他。只是厚幣來交耳。何為獨往見。曰。孟子已言之矣。季子不得之

鄉。按孟子一生守不為臣不見之節。篇中言之屢矣。而開章第一句。即書見梁惠王。理直而靡壯。便見得是當。見繼見其為答。聘幣之禮無疑矣。○學曾問朱子。既謂七篇是孟子自作。而孟子曰等。安知不是後人所加。如此等處。悉截去。孟子二字。為後人所加。則不成文矣。曰。七篇俱是一筆寫成文字。孟子既著書。以道自任。即自稱孟子何害。如後來子瞻作論。亦嘗用蘇子曰之類。不必定後人所加也。若論語單稱子曰字。自是記者尊稱之辭。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同。大全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于見賢之初。○金仁山曰。古人尚年。以叟為相尊之辭。非必有是年也。○王觀壽曰。梁王說利。是功利之利。非專指財利也。○按。既曰將有以利。則必有有所挾而利矣。故註以為指富國彊兵之類。蓋戰國時爭地爭城。非此莫屬也。利字雖虛。以字却實。以字既實。則利字亦不得看虛矣。時解謂他本是虛字。孟子却做實字。破折他者。未是。○曰利吾國。則似不知有鄰國者。且似必欲貪鄰國之利。以為己利者。此是何等私心。腸猶未也。吾國中雖包有大夫士庶在內。而惠王開口既曰利吾國。則推極其私。小心腸並亦不問大夫士庶之利。如何止知利吾而已。故下文孟子以大夫之吾家士庶之吾身。放在吾國之外。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或問

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

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水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于愛。或主于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于愛。而愛莫切于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于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

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辨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于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

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其爭毫釐。○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

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此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說。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于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于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

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

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峯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也○吳氏程曰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事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蔡虛齋曰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

○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為用若于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為體蓋體用無所不在所謂交羅錯綜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者真至論也○張彥陵曰言利而曰何必有隣然不必言之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存舍此無可言之意○這兩句只是就聖欲上看到中間乃直陳利害出來○仁義乃人性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

按仁義禮智分開固是四件以配四時信無不在如土旺四季而無不在也即單舉仁義亦可此又如言陰陽則五行也使包了故朱子又謂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也即統而言之說一箇仁亦可所謂元者善之長又曰該四端兼萬善是也此又如說一箇太極相似陰陽便也都包了○體用固錯綜交羅無所不在然總無離用之體亦無離體之用說體用便在說用體便在斷不可分而為二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人都把心之德為體愛之理為用然粗說是如此細看不第曰心而曰心之德則德字便連着不用不第曰愛而曰愛之理則理字便根着體義者心之制

事之宜亦是如此。不第曰心而曰心之制，離了事更何處見得裁制？朱子謂就義之全體處說，即包用而言之也。不第曰事而曰事之宜，若不是本來有箇宜，何處更見事之宜？朱子謂有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亦即根體而言之也。仁義似相反，而實相成。仁是慈愛意思，義是斷制意思，一味慈愛，遂成優柔，故少斷制不得。此既有仁，又要義，似相反，故是兩件。然總有箇心之德愛之理，便合下存箇裁制，當然處只言仁而義自在，故合而言之，又只一箇也。故實是相成，其于禮智也亦然。

顧按金聖嘆謂亦字與梁王口中亦字對，渠曰來必有人向他言利來，謂他們有以利吾國，叟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亦字不知不覺已將孟子打入蘇秦張儀隊裏去。孟子平日誦法先王，只有仁義一路，並無他說可以入告者，便不知不覺以仁義上陳，此亦字隱然將自己接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後，謂從來聖人有仁義，我亦有仁義也。愚謂聖嘆好作聰明，未聞大道謂惠王熟于從橫富強之言，此亦字已將孟子

作此輩看待，其說或然。至謂亦有仁義，是將自己接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後，見聖人有仁義，我亦有仁義，則謬甚矣。孟子之仁義，即聖人之仁義，並即天下人公共之仁義，豈有兩箇仁義而曰我亦有仁義也？如此則孟子視仁義為自有之仁義，可謂私小之極。况本文亦有仁義而已矣，緊跟王何必曰利來，見王何必說利，只有箇仁義可言，此外更無可說分。明是見仁義為人性所固有，不必他求，何嘗說王何必曰利，我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語類 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

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

圖 大全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

○蔡虛齋曰。上下交征。利畢。竟上人受虧也。吾所必宗。○千乘之家。左右是千乘之國。皆地方千里。出

車千乘者也。人則為公卿。出則為侯伯。其曰家者。特對國而言耳。君臣之別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

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于申侯。是已。○林次仲曰。自王曰。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

上推到有害處。曰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

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

圖 大全新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于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

井。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

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
 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為
 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
 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
 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
 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人者也其謂百乘之家一井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
 此諸侯之大者也其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
 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詹氏道傳
 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
 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
 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一十四
 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

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
 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
 重兩車總自人○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
 人共治悉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
 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
 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
 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
 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
 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
 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
 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
 通○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
 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四里有
 奇為方百里者亦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
 百故刑法志云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
 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許氏曰萬乘之國
 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

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六十里，有疇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

意。按孟子雖是以仁義引導梁王，是其本旨。然遠為之極，暢仁義之說，而不能直破言利之心，則仁義終不可行，而其說亦徒然矣。看此節，只痛破尚利之心，而不知其仁義之自利，繳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而不知其所以重。在破利也。○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不曰家危，身危，而曰國危，可見好利之害，上實受之。○分明天子稱萬乘，諸侯與天子之卿稱千乘，大夫之家稱百乘，則已是十分中取其一。何必紛紛較地所出之多寡，以與孟子抵牾。○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句已盡萬乘之國以下，決言其國危之禍，至于不奪不饜，吃緊在後。義先利四字，上面都是說先利，然其心則已自有義而自後之矣。因說先利，故下後義字作對針。新安取斷制以勝私去利微差一線。

至謂對君言之，故單言義，尤非。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問

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

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于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

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

大全雲峯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于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于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于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

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蔡虛齋曰。此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之利不同。此利是仁義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始終是利而無害。上條所言利是仁義外之利。則人欲之私而已。故不免于害也。○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林次崖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是孟子見惠王欲求利。就仁義中。覓箇利來動他。乃仁義之利。非利之利也。○呂晚村曰。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理如說學也。祿在其中。一般。其實人君不為利而為仁。義。總有利心。早不是仁義。子故又曰。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于已也。到親

戴于已固是利。然。是他自。然。親戴。不是。我有。求。他。親
 戴。之。心。○。若。孟。子。平。地。忽。說。仁。義。有。利。仁。義。無。往。不
 利。則。言。仁。義。仍。是。謀。利。心。腸。矣。今。因。上。文。說。利。之。害。
 到。弑。奪。不。止。則。遺。親。後。君。都。包。含。裏。面。人。君。肯。躬。行。
 仁。義。安。得。有。此。故。本。文。只。就。上。文。跌。轉。見。一。好。利。則。
 遺。親。後。君。至。于。此。極。却。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
 君。者。也。何。不。為。仁。義。起。勢。一。跌。而。以。者。也。字。指。點。出。
 之。固。非。為。利。而。講。仁。義。矣。
 禎。按。孟。子。方。要。以。仁。義。破。當。時。之。利。而。猶。以。仁。義。之。
 利。改。梁。王。好。利。之。心。是。欲。止。其。流。而。揚。其。波。矣。未。有。
 仁。而。遺。親。未。有。義。而。後。君。雖。仁。義。中。自。有。之。利。却。只。
 對。上。絀。奪。之。害。言。見。仁。義。之。與。利。相。反。如。此。時。解。悞。
 看。註。意。竟。作。以。仁。義。之。有。利。引。梁。王。則。與。何。必。曰。利。
 句。先。咬。不。斷。了。豈。是。孟。子。本。心。亦。豈。是。何。必。曰。而。
 已。矣。語。氣。○。本。文。仁。不。遺。親。義。不。後。君。固。指。下。之。人。
 仁。義。說。而。其。根。源。則。在。君。之。躬。行。仁。義。也。其。下。化。之。
 下。字。包。大。夫。士。庶。人。在。內。晚。村。謂。仁。義。之。效。從。庶。人。
 至。王。愚。謂。躬。行。仁。義。合。下。大。夫。先。自。化。了。上。庶。人。因。

之而又自化子豈有
 反自庶人起之理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
 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
 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
 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稽察而明
 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
 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

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語類 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人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那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總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于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

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大綱都剖折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慳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

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已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狗人欲者。存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雲峯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于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于利之中也。孟子之得于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為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東陽許氏

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
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
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于不遺親後。君則
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張彥陵
曰。王亦曰仁義。直是要他行仁義。何必曰利。直是要
他不求利。不只說不說便罷。
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是說臣民化之之效。如此
而于。人君躬行仁義以爲倡。之意未說得。出故此緊
接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直貼到玉身上來。何等緊切。
何必曰利。倒轉在下作結句。直應亦將有以利吾國
乎。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仁義根于人心之固
有天理之公。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天理
人欲不容並立。出此則入彼。若如俗講謂仁義之利
如此。王只言仁義而已矣。更何必言利。則是孟子有
精于言利之術。在不消說那高彊之利也。
程朱更何爲說。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乎。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語類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于
雪宮事。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
說好。

同 楊龜山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
當連上也。蔡虛齋曰。此字指鴻鴈麋鹿。或曰臺池
獨不可樂乎。曰。惠王是顧之而言。奈何欲兼臺池言
。賢者亦樂此乎。故欲做泛應說。賢者非也。如此則
孟子所對非所問矣。還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
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孟子則答之云云
矣。

辨 按賢者亦樂此乎。晚村謂王之諱。王之愧。俱從顧
字看出。時解謂王意。賢者未必樂此。是疑辭。不是慚
辭。看來梁王自誇盡心之主。未必自認在不賢一邊。
而以賢者之不樂此爲慚也。作疑辭者是疑賢者不

正路去。此所以為善引其君也。後篇好樂好貨好色之類。皆是如此。

雙峯 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縮歸賢者裏面。玩雖有此不樂，便是將不樂亦縮歸在不賢者裏面。緊要是在賢不賢上。梁王賢者亦樂此乎？便只是樂此上。講賢不賢矣。針鋒相引而却已。把天理換了他人欲。次崖亦認王之問為有慚。孟子之答為出意外。踵雙峯之悞。然樂非人君所禁，但要能享與不能享之意。即照故能樂也。豈能獨樂哉？二句頗見透徹。或疑此二句且虛說，留下二節地。愚謂不然。凡文勢逐層漸入，先虛後實，先淺後深，便當留待下文說。今以二句作提綱，後二節引詩引書，不過發明此二句之意。又何必疑實貼為非乎？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

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同 大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臺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用講武事于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邠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雙峯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

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于人可知。蔡虛齋曰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又欲于經始之日亦為與民偕樂也。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旬庶民子來相呼應言文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不戒以勿亟而庶民歡欣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成之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于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于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

興 蔡虛齋曰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日成之謂其臺曰靈臺以下。

樂 按引許多詩辭只是文王之能樂耳。只是民樂文王之能樂耳。未說文王樂民樂亦未說文王與民共

樂其樂。孟子却只補一句與民偕樂而隨事引樂之言不是曲說皆歸正論矣故知能樂二字是盡一節之意亦正是而後二字註脚筋脉處全在一故字。王觀濤謂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借民此說固是但須知是君與民偕不是民與君偕既曰偕樂則君之樂亦可與民如芻蕘往雉兔往與民同之之類是也且民之樂亦惟君可少與民如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是也。禮按許東陽謂麋鹿魚鳥各得其所見文王之德被萬物須知此是餘意正意只在民樂其樂上而民歡樂之因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然謂臺沼為靈樂臺沼中之麋鹿魚鼈皆是歡樂中意亦無兩層孟子于詩辭外只加得文士以民力五字耳而民歡樂之而字一轉直貫到樂其有麋鹿句作。

湯誓曰時曰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狗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新安陳氏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沼苑囿鳥獸魚

驚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雙峯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為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為同樂獨樂事實。○東陽許氏曰：此章闕鑣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亡乃其效也。
辨按集註于予及女偕亡之下，明云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是民欲與之偕亡，句已推開不指桀說。言凡為君者不卹其民，使民至欲與之偕亡，更何能獨樂？若前古之人與民偕樂，自指文王故註云：蓋由文王能愛其民也。○豈能獨樂哉？正見覆亡之不暇，豈能享其樂作實事說時解有謂不必說到覆亡，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自不能樂者，非是。即如梁王雖未到民欲偕亡，然糜爛其民，至以子弟殉之，亦未必不愁慘矣。梁王其

即不樂否，但未至民欲偕亡之甚，故尚在沼上游觀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同大全小註移粟民自移其粟耳。○蔡虛齋曰：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末段集註明白，乃以民不加

多歸罪于歲凶。按時解有云梁王病根即在盡心焉耳矣上不違農時兩條是少設施布置今全無施為只一箇盡心便是有其心無其政如何望民多下鄰國此說却非也移民移粟便是他底盡心也便是他底實政惟心盡非所盡故政亦非其政耳。○或云少是消耗多是繁祿不可以逃亡為少歸附為多按此雖似有理而亦不確蓋鄰國未必與梁同遭歲凶何至同飢死消耗觀末句則天下之民至焉下一至字則寡人之民不加多分明謂為國盡心鄰國當歸附所以孟子說些須小惠如何便可得民能無罪歲而行王政則不但畧畧加多天下之民皆至矣。○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用心可見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以辟災就賤。○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錡鈜之用大抵獨

進鏡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鐸犬
鈴也鐸鈕也形如小鐘以為鼓節鏡如鈴執而鳴之
○蔡虛齋曰此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
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未良乃追舉其時病
所在而切告之

非按蒙引謂鼓字非虛指戰士而言也愚謂之字指
戰士鼓字仍虛謂擊鼓以進戰士也○註云皆不能
行王道以養其民特下一養字固上對移民移粟說
亦可見下言王道只重養不重教也此是朱子作註
針線○五十步不可笑百步則必戰勝者乃可笑之
行小惠者不可笑鄰國之不邇其民則必行王道乃
可望民之加多本節未提明王道已有當行王道意
故下便
接說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
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
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
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
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

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精義 伊川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
同 大全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國。民。○雲峯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之守禁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

禁民之不以時取也。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獺，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于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摛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句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蔡虛齋曰：農時與農隙不相同。農時是正治田之時，農隙是不治田之時。○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極民生為本。○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註云：農功已畢，可用民力。此正凡有興作，不違此時之說也。大抵尋常說農時農隙，皆就興作上說，不要把田獵事來絆他。彼特因田獵而一見耳。况此主農時言，故曰：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當法制未備之時，且要安插吾

民使。得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于渙散。所以為王道之始耳。

林次崖曰。養生喪死無憾。註以得民心解之。似稍

姑記于此。俟智者証焉。○呂晚村曰。當法制未備

時。卽摶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為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按集註言法制未備。此只言其未詳備。如下節之

云。非無政令條規也。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摶節愛養

也。也。須存摶節愛養底政令。條規只一箇清心寡

欲。濟得甚事。總存仁心。便存仁政。但經理之初。不能

一時具舉。區畫周盡。早晚村說大悞。渠又謂天地自

然之利。未經王者法制。生民亦自能取給。雖經上者

樽節愛養。功利之治。亦能為之。此更差。了如課農無

法。小民未有不入于惰者。魚鼈材木。小民無法制。便

恣意以取之。如何能不勝食。不勝用。而曰民生自能

取給也。霸者急于功利。凡事迫促。看農時不違數器

不入。斧斤以時。多少優柔。舒緩。霸者卽做做模樣。其

中作用。自別。本文分明說王道之始。如何却說功利亦能及之。直到五畝之宅一節。纔是王者制造也。這都。是把此節做序。看了未細想。其作為如何也。學曾問此節首說不違農時。正見王者正大作用。無事一切權宜之術矣。若正當凶荒之時。民幾流離播。惡。一旦以國托之。聖賢此時王政之始。亦未及行。却當如何區處。曰。孟子未節。及後章已分明。為梁王言之矣。狗彘食人食。此非便當檢塗有餓莩。此時便當發。亦無須移民移粟之紛紛也。神按不違農時。對下百畝之田。一段數言。不人對下。五母之畜。一段斧斤以時。對下樹之。以桑一段。養生喪死無憾。亦隱隱照孝弟之義矣。此所謂法制未備。而先因天地自然之利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朱子吳同條梓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三 近警堂

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頽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孺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中

重也。可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頽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或問 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于芻豢之畜。人亦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于畧而終于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弟之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

同 大全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一井。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

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春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為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趙氏曰。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于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今其性。如帝堯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有田百畝。而民奪其

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勿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看來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况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兼得。品節又或以五畝百畝為法制。勿奪其時。毋失其時。為品節。亦大牽強。一說田宅之類為法制。庠序學校之教為品節。○盡法制品節之詳。即所以極裁成。轉相之道也。○林次崖曰。必五十者。然後衣帛。木五十者所衣為何。古有桑麻。桑麻壯者之所衣。今之木綿。來自外國。起于季世。想三代之時未有也。必七。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張彥陵曰。勿奪其時。即上不違農時。但順其所欲。曰不違逆。辭其所惡。曰勿奪。三可。以字。須重法制者。身上看。○王觀濤曰。謹字不苟。凡所以立教者。屏邪說。黜其文。兢兢乎一稟天命。人心

之正。○陸稼書曰。申字須刻入一番。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想有提。雖之意。有激發之意。有使之習熟之意。有使之盡一之意。不徒是一番訓迪。

○大。全。雙。峯。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于。何。處。取。用。○新。安。陳。氏。曰。極。裁。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呂。晚。村。曰。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為。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為。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撫。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

按。勿。奪。其。時。即。不。違。農。時。豈。王。道。之。成。無。異。於。王。道。之。始。耶。吃。緊。却。在。百。畝。之。田。一。句。含。制。民。之。產。在。內。若。始。時。但。不。違。未。違。經。理。耳。即。上。節。養。生。喪。死。無。近。譬。堂。

憾一句已含。有孝弟意在。但未謹庠序。庠以申之。大抵此節甚重經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庠序之謹。正是關係處。○庠序一段。雖說教。然看下面。頗白不負戴一句。仍是養一邊事。蓋此申孝弟之義。大概為愚民勸諭。未是興禮樂事。百年也。况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不及黎民。養老中。即寓孝弟之義。下總束二句。只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及教。其意尤明白矣。○此不但戰國時黎民凋敝。所急在養。愚意孟子將王政。納入養老。本有妙義。後避紂章。五畝之宅。三段。豈有異于告齊梁之君。只于制田里。教樹畜下。着道。妻子使養其老。二句。便為西伯養老之善政者。以此中正。是教養交接頭處。謂此外無教不得。謂此中尚不是教。亦不得。只人皆遵妻子養老。老便。是人。人。親親長長。意思至。至。易。便。到。天下。平。也。不難。凌。澗。淪。浹。直。到。必。此。後。仁。也。只。從。此。做。去。此。處。謹庠序。只說申孝弟。申孝弟。又只說頒白不負戴。至。至。易。所。謂。王。道。平。平。王。道。世。世。也。故。謹。字。申。字。總。以淺看為他。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餓莩。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

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之改耳。

語類 至云：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去了。三晉請命于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

自入春秋以來，二百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

附 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于經，明君臣之義于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

補 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

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蔡虛齋曰。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舒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劈初頭便只是不違農時。數畧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不知民只管塗有餓莩。等你不違農時。數畧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如何濟得。反是迂遠而濶於事情。孟子斷無迂濶事。且是時民既有飢色。野有餓莩。聖人適變宜民。雖使數畧入洿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此一句是朱子以孟子之言照出。見上文所謂移粟者是民粟耳。初間讀移其粟于河內。亦謂是在宮之粟。移將去。及孟子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方知只是民之粟愈見患王之不得罪歲。而其惠之小也。亦甚矣。倘

所移是在宮之粟。孟子豈故面詆之哉。○張彥陵曰。不知檢既存。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不。

新安陳氏曰。不知檢。不知發。以致民之死。是養生有憾處。餓莩在途。是送死有憾處。

按集註。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此非但對五畝

之宅一節而言。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固是制民之產。集註舉重而言。然雖不能制民之產。而能樽節愛

養小民。猶可聊生。乃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豈非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大異乎。不違不入以時入。亦

是制度。但未備。亦是品節。但未詳。不可單承後一節。新安單對養生送死說。尤非註意。○觀民飢而死。猶

不知發。則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言外見並連小惠。亦

如筭。不得也。此是孟子索性與他剖斷分明。○無罪

補實此句。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同蔡虛齋曰寡人願安承教謂之安者見其出于中心之誠而無所勉強也凡安字多對勉強言○孟子向之所以告者亦既詳矣無用贅言矣為惠王計者今日切務惟在除去日下所行之虐政虐政既除然後王政以施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凡害之除亦利之興也不然雖縷縷于王道之陳何益哉此即所以教之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辨按願安承教梁惠不仁之心已為孟子棟動正可與為善之機也但梁惠却是殘酷之主其心雖有棟動處然承教之念不堅少間又走到熟路去故孟子又以挺刃與虐政相形又以禽獸與人相較又以作俑無後相警這是多少愷惻要之只因梁惠不仁欲行仁義煞甚難也此之謂格其非心乃正本清源作用俗解反看壞安字謂梁惠之安如麻木不仁舉動皆靠別人然則梁惠以不願安承教為是乎且謂挺刃之喻驚心林耳他只安然答曰無以異也所以孟子索性盡情罵他無後夫挺刃與政之殺人原無以異孟子正就明白易見者挑發他良心既明于殺人政殺人或別生強辭以對孟子而後復晦矣乎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蔡虛齋曰既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乃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更張者矣○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此皆厚歛于民以養之故致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便是率獸食人也此即以政殺人無異于刃者也又以為民父母告之觸其惻隱之本心也辨按孟子前章既告以正政今又願安承教却將何以告之只除虐政是當下吃緊事計云厚歛于民今以其弊則必薄其稅歛矣○論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即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之所致若止章不知檢是要他薄歛意不知發是要他自發倉廩以賑濟意今此節但對不知檢說者以梁王出已有之財粟或難而少取民之財粟或易也又或賑濟之事猶在所後而薄取於民尤在所先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同蔡虛齋曰獸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貴而反為殘民之事作備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辨按獸相食與獸食人兩面相形是一層意父母斯民反率獸殘民兩面相形又一層意○為民父母便當有不忍之心為民父母行政便當有不忍之政極冷處孟子全副學問都在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

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精義

楊曰翟霖送伊川先生西遷道宿僧舍坐處背

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問曰豈不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耶伊川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慢因賞此語

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者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于用人君子無所不用

其敬見似人者不忽則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者而生慢易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

圖大全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

用則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

殆於用人乎哉○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

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為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

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

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
 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
 踊躍。故名曰俑。○蔡虛齋曰。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
 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
 猶未至于真殺人也。然以其用于死地。孔子猶惡之。
 况使民飢而死為真虐殺其民者耶。甚言不仁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
 之。以此。○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
 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不謹。孟
 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豐山謝氏曰。此
 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
 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于無後。豈可率獸
 食人。不行王政。一至于此乎。
 按諸說皆以作俑為殉葬之漸。其始雖小。末流必
 大。不知孟子明解為其象人而用之。只象人而用。便
 是不仁。處便宜無後。何必推及殺人殉葬。而後為不
 仁也。惟象人而用。為不仁。故以如之何。其使
 民飢而死。再鞭繫一步。使梁王無處躲閃。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嬰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
 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
 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
 雪其恥也。

同大全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
 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
 太子申。同條。齊。孟子卷一。梁惠上。三。近譬堂。

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
 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史記魏世家惠王十
 七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史記商君傳秦
 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
 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驪今俱
 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
 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
 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
 都大梁○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
 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
 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
 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慶源輔氏曰
 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
 于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
 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
 叙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之
 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為非豈有君人之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按惠王不自反其所以致敗之由而徒以雪恥為
 快故知如之何則可一是一無計可施語一是一仍於富
 強中更精講求語也開口晉國天下莫強焉只說強
 不過戰則勝攻則取耳全無反虐政施仁政之意于
 前日孟子所言蓋已置之矣看孟子又教以省刑薄
 斂可見○前日強今日敗便見始恥先人故願比死
 者一酒之愚意為死者酒恥亦是惠王借沉痛語來
 勸孟子非其本心也本心只是選憤肆欲耳何也凡
 人念及祖宗社稷則必敬畏小心培養元氣休息士
 民安得於喪敗之餘而猶思用戰
 乎孟子以不仁斷之良有以夫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伊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
 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行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

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為焉耳。
同蔡虛齋曰。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
同蔡虛齋曰。地方百里。而可以天下文四條。皆是推明此句之意。故註中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者。不可說太早。

同按自蒙引以此句為提綱。後人皆謂下文推明此句。愚不謂然。梁惠雖喪敗。未削至百里。此不過是孟子引起下文。語見地方百里。便可以下。何必以喪敗為憂。但能發政施仁。則不難制挺而撻秦楚矣。原是虛領一句。何以為下文。皆發明此句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同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于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心。孟子之言。似大容易。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煎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公子無忌。編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同**蔡虛齋曰。仁政是統言。綱領守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于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且如閔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之類。與凡周禮一書所載。大抵皆仁政也。○惠王當時病痛之切者。最是嚴刑重

斂故孟子告之以此觀其厚斂于民以養禽獸則其重斂可見民既窮矣而又斂之重自不得不嚴刑罰以督促之不然不能辦矣此漢武帝之所以不得不以酷吏也。○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者緊緊連帶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一句出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于效死○林次崖曰深耕猶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云力耕易是易其田疇之易也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弟忠信不分者為是○王觀濤曰梁王志在報怨孟子特借此啟之以王道不徒為他畫報怨之策而已可使二句且只說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陸稼書曰可使制挺蒙引有二說一說則是以彼奪二節為所以可使制挺之故一說則是以可使制挺為在我有必勝之形以彼奪二節為在彼有必敗之勢蓋可使制挺猶未為無敵也至下二節則直言其無敵矣後說為勝

畢大全慶源輔氏曰仁政在于養民而已省刑罰則

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于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則其餘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修為之哉○蔡虛齋曰盡已以心言以實以行言愚謂以本文觀之自省刑罰至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似都說仁政之施當如此以下文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云云照之尤見其然蓋仁政兼教養如上章所陳意

辨按繁刑由于重斂雖是有此理孟子本文只是平說故註謂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分明以仁政卑承省薄來玩則民得三字則深耕易耨正由于省薄之仁政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玩又有字則暇日即是深耕易耨之暇日而得以有之者仍省薄之仁政為之也本文修孝弟忠信

而註以禮義二字括之以孝弟忠信本皆禮義之良心入事父兄出專長上都是這箇自以不分為是虛齋諸說俱有病至輔氏以深耕易耨為薄斂之效修孝弟忠信為省刑之效尤謬○學曾問省刑罰薄稅斂未是仁政之全而便可制挺以撻秦楚朱子謂其自是響應如此何也曰省刑罰則刑罰中而民有所措手是矣薄稅斂豈如戴盈之請輕之說即非田大規模未必一時畫一而已行什一之政與闕市譏而不征矣由是而深耕易耨則已有以養其生孝弟忠信之修則已有以復其性平日則尊君親上有事則樂於效死此亦非一日工夫所謂見效速者只是事半古人功必倍之耳豈有箇苟且微倖底王道○只怕梁惠不肯依孟子省刑罰薄稅斂耳若依得孟子則井田之復在其中而學校之修由是起矣朱子不曰二者仁政之急務而曰仁政之大目以其大目如此說中間委曲詳盡之方不難次第而理若如時解只講做仁政之急務耳然細思其說亦似孟子有苟且圖成之意矣聖賢言語最要仔細思量其作為何

如
 頑按不是深耕易耨民已足食了方有暇日方修孝弟忠信只耕耨暫畢時都是暇日都是修孝弟忠信時也註而又有暇日似另一折其實統在省薄二句裏而○亦須知不是只行省薄兩件其餘總不管聽民自盡力於農畝聽民自以暇日修孝弟得以盡力於農畝者民而勸之盡力者仍在上有暇日以修者民而教之修者仍在上也此意都含在言內孟子未遑與他深說耳○修其孝弟忠信其者小民自有之孝弟忠信也其父兄其長上民見得是自有之父兄長上豈有不尊親愛戴而樂於效死者乎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

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語類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

征之夫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

戰國之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

之實行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但可已哉

同蔡虛齋曰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

云云○非敵不過也自不與我為敵如紂之前徒倒

戈攻於後以北者是也若使彼皆人人致力以敵我

我亦安能取勝秦楚之堅甲利兵又豈吾槌所得而

撻也哉○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云

云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此一句自與上

文相應而意亦方足

異蔡虛齋曰彼奪其民時不必謂是重刑罰厚稅斂

釋按奪其民時自指繁刑重斂對省薄二句使不得

耕耨對深耕易耨句如此則不但上無以養父母而

並下無以保兄弟妻子方東餓離散之不暇而何暇

修孝弟忠信乎自是入無以事父兄出無以事長上

而忘君背上不樂效死矣彼陷溺其民一句又統承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

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

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政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當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疑也

按仁者無敵一句雖古語孟子引來直可收拾全章仁者二字即收前省刑罰薄稅斂一段也無敵二字即收前彼奪其民時王往而征之二段也王請勿疑分明指前三節見有必可信之理不得疑其迂濶也時解謂勿疑仁者無敵之言則此句古語不過引來証自家所言何得反以勿疑古語為說又謂勿疑百里可王之言則百里可王不過借國小亦可行仁來引動梁王非實說也何必勸其勿疑而反畧中間三節乎或曰註明云百里可王以此而已如何不以勿疑指此句曰註意蓋謂仁者自然無敵更何論國之大小故所謂百里可王亦只以仁者自無敵也是分明仁者無敵中原有上三節正意而因以百里可王以此而已繳之至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迂濶自指王如施仁政於民以下之言勉使勿疑而當實實行之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同大全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慎觀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按嗣君初立正吾道行止之機孟子見襄王便要察其言動辭氣以為進退乃一見而知其不足有為大拂行道之心故不覺出而嘆息之如此不然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人君乎倪氏謂一見後即去梁最是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

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

同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入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吉有序而呂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訟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于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

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大全新安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林次崖曰。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

蔡虛齋曰。言天下當何所定。謂定于誰也。按望之。是就大概處觀他。就之。是就細密處觀他。或解惡乎定。為定于何時。或解為定於何人。天下孰能一之。方指何人能一。說惡乎定。何嘗指人。即謂定於何時。亦不然。時候如何。期必得而問於孟子。看來只是見天下干戈不息。紛紛穰穰。故就大勢先問一句。曰。如何能定。故孟子亦只就大勢對曰。定於一。朱子曰。云一。只是混一之。非德惟一之。一分則爭。一則定理。勢是如此。何嘗謂定于一時。定于一人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同大全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教之龜鑑也。

呂晚村曰。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為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有謂定一。是以勢言。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

代與秦漢後孰是不同若單論勢亦是戰國以後之
 事豈孟子之肯乎說按定于一豈不要德方能一然孟子上一句向未
 說及此直到孰能一之之問孟子方偁授到不嗜殺
 人者身上來語脉之層次自如此○定於一亦有力
 能合之者秦始皇是也然不再傳而失則信乎非嗜
 殺人者不能一矣說許多仁政孟子都且不忍教他
 只以不嗜殺三字括之克之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雖王道之精微不外乎此是孟子未嘗
 有所隱而不告之也粗之只是不好殺人夫入豈當
 好殺之者哉至淺至易是孟子又不屑以王道之精
 微者告之也固見大賢開陳之剴切亦見襄王之不
 足與深言○晚村謂分合但以力併豈其中盡無德
 耶然亦未有如孟子所言之王者名世出耳有則亦
 可以德合之矣說天下豈有不歸德者哉且分由於亂
 而合則必治亦不是兩般事○孰能一之孰能與之
 不用曰字正是形容他卒然光景以已統於齊然問
 曰一句序述之內信乎文字之妙為孟子所自作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
 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
 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
 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

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與哉乖戾而不一歸于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新

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人理之也。此亦過人欲存天理也。蔡虛齋曰誠如是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望與歸不同扶攜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向慕。

按只是箇不嗜殺人者天下自歸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輔氏之說雖為見理然孟子却是因襄王以孰能一天下為問而後舉不嗜殺人為告則即以不嗜殺為一天下之具亦何不可蓋言各有當不因此而謂聖人行仁之有私也。其如是孰能禦之指苗之與說若便指民之與如苗之與而莫禦則與末句誰能禦之相複。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非徒反跌而以如有撥轉正見天下人牧無不嗜殺則民已有欲去之情又有不嗜殺人者出則民又有歸與之勢故下天下之民引領而望下一則字皆字也為望之說不足又形容歸之之狀正與上章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之意是一般。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

公皆霸諸侯者

同大全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為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為宣王

按齊宣王洵是英明之主可與有為與梁惠然雖是不同只看他開口便問齊桓晉文之事雖亦染于功利之習然頗有發奮作為氣象與梁惠只講利者亦畧不同孟子方以無以則王啟之他便曉得要德方可保民之德所以孟子於梁惠用許多婉曲開導不能得他動不忍之心而於齊宣直就釁鐘一事指其不忍之心便教他察識教他擴克而終告以王道規畫之詳一發無餘以他猶足用為善可以承當得此孟

子之所以戀戀於齊也與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

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或問王霸之辨曰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

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

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

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于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

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爲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爲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

謂類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

謂義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于霸者哉

同大全王氏若虛曰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有功者莫大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

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興更爲盟玉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功不可也故聖人畧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是先仁義爲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爲功如伐衛致楚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搜諸侯以伐諸侯如此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聖人春秋之作爲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

○呂晚村曰羞稱霸者正不忍

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為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為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會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于此。孔子正為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許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諒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為救之分也。

呂晚村曰：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總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弑父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按齊宣標出桓文是一生景仰孟子，却標出仲尼。生宗玉或曰：以王道與桓文之霸功對，不以仲尼對。曰：王道即仲尼以來相傳之王道也。○

學曾問晚村謂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如何口只正義中有精粗，非正義之外有入室也。即細微曲折無不義處，亦只是正義中事耳。若誠亦只看至不至到至誠則無不動矣。更如何小看誠字得。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為此章之綱領。○林次崖曰：德何如則可以王。德字虛說，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保民即德也。○陶逸則曰：保有保養意，舍下衣食保有保全意，舍下老幼教育保有保恤意，舍下凶年死亡保有保護意，舍下與兵構怨。

蔡虛齋曰：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何如乃可王。按齊王若不知王道本於德，却如何問及德上來。

是隱隱見得王道不在於功不在於利而在於德矣
 只不知所謂德者何如耳虛齋未是此皆齊王足用
 為善處不可混過了○齊王問德何如則可玉孟子
 說德在保民此只大概說其實德在保民保民在以
 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
 又在于察其端而善推之耳包含下文意都在但逐
 漸看去愈有滋味○直到使天下仕者至皆欲赴愬
 于王其如是孰能禦之只盡得這箇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
 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
 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

胡斲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
 郟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
 知果有此事否

蔡虛齋曰若無罪指人言然則牛豈有罪乎蓋宣
 王平日惟知人之無罪者使之就死地為可哀以為
 至所不忍者也一旦見牛之觶觶乃亦覺有似乎此
 者故不忍而以羊易之分明是見牛未見羊也○一
 說若無罪而就死地正指此牛觶觶之情狀言之言
 似若無罪而令就死地然者如此說方於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一句為無碍而于若字亦有安頓此
 似不如前說○林次崖曰按釁鐘非牛不可以羊易
 牛使不得只是齊王一時良心發動不可遏姑以此
 贊之初不及計慮到此齊王之語畢竟是用不得雖
 用不得然一時心可自安故以為兩全而無害要亦
 孟子主于開導其君為此遷就之語耳其事之有否

弗討也

按齊王只當下見牛不應無罪就死地若字只虛說此時何嘗便想及人之無罪就死地有敲觫之狀而謂亦若之也况人有罪而就死地亦未必不敲觫且安得無罪就死地之人而令王知之乎知其無罪則不令就死地矣蒙引多事○羊血如何禦不得鐘但不合禮耳然齊王發于一時之不忍而有通變行仁之法則不合禮而亦不廢禮其失幾何而所全不忍之心大矣存疑謂孟子于中于開導而遷就其詞尤謬○只說不忍一生這箇不忍便小然這箇不忍與本心之不忍有兩箇不忍手即發於全體之不忍則甚大矣又何難保民而玉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敲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問

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

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問而備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眾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沒于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以及民之

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

同大全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蔡虛齋曰。既曰是心足以王矣。又曰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明其果出於不忍也。所謂是心者。即指此不忍之心也。愛字正對不忍字。愛則非不忍。不忍則非愛。愛者計其財而不忍者痛其死。孟子着此兩句。所以提掇箇不忍字。惟其實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也。此兩句又似為下文根本。然下文許多話。只是愛與不忍字。反覆辯論。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觫然一句。遂堅執着不忍字。一問一闕。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克之。○百姓皆以句亦甚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啟其察識擴克之端。若只言是心足以王句。他

不曉問。便只恁地訖了。○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于其所忍者也。○此事在孟子子開導齊宣則云然耳。若在聖人。則自能遠庖厨。縱使見之。亦不至以其觫然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聖人之不必易者。義也。此時可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者。若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甚矣。○張彥陵曰。連百姓以王為愛。亦是假設疑團。當時未必有此語。○問此所謂察識。止是察識其愛牛之心乎。曰。雖是如此。然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得。則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矣。然後有以為擴克之地矣。○陸稼書曰。推有二。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民愛物者。此順而推之也。南軒雖謂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然其實推內兼有順逆二項也。○按註。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釋是心。擴而克之。則可

以保四海釋足以王以此一句直包後文故朱子即以
 以後文釋之非定要人先說出來也故孟子指而言
 之用一故字便見上三句乃推言是心是王之故只
 指而言之四字貼本句耳欲王察識於此貼百姓皆
 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二句而擴充之也
 又包含下文說蓋不為擴充則不須察識矣故又補
 此一句○察識是察識此心然亦必此心顯而見諸
 事隱而動諸念方可察識此心寂然靜存只有自
 養更察識箇甚甚至擴充此心更步步不離了事如
 念老老便念念都當老老一念幼幼便念念都當幼
 幼此就一事而擴充之也如自己老老幼幼推之於
 人之老幼而施于家邦恩及禽獸則就此事而擴充
 于他事也甚而一念愛物便推之而仁民更重于此
 推之而親親更篤于此則就小事而擴充于大事也
 ○學曾問南軒謂孟子非使之以愛物者仁民恐是
 倒行逆施否曰論推行之序則自親以及民自民以
 及物論一念之發觸于無端固不能必其依序而出
 也只要識得輕重長短分量何妨逆而推之愚故因

稼書之說而更明焉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
 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
 心不如是也

或問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說何
 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

同大全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
 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
 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辨張彥陵曰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來○顧麟士曰然
 字亦大概首肯之詞
 辨按若以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二句則誠有百姓如

何又單頂百姓皆以為愛句。文脉欠通。愚意然字。單承不忍。惟然字。單承臣固知王之不忍。故集註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何百姓所譏。單承皆以為愛句。來下齊國雖福小。吾何愛一牛。跟誠有百姓句。而解之。即不忍其殼。鯨若無罪而就死。故以羊易之。跟然字之。意而認之也。即字正指孟子。知王不忍。句非徒述自己。前言。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大全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宜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眾人不能知也。是啟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克。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人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蔡虛齋曰。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辭。不宜直辭。言我若非吝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哉。所以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蓋被孟子難得來。迫自述其向日。

用心之。所以解不得。開了。○劉上玉曰。達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單續此句。却是自解之辭。今為下。有宜乎句。作自疑之辭也。罷麟士云。易之以羊之字。指牛云。我非愛其財而易牛。以羊也。亦可作自解之辭。若云。我非愛其財而易大。以羊也。則不得不自疑之辭矣。愚見三句三說。是誠句。自疑。非愛而易之。句。自解。宜乎句。自認。既自解。一句。又反不得。不自認。折參。差如此。疑而然。總是解說。不來話。不得順而轉。

辨按孟子說臣固知王之不忍。王即曰。然孟子云。百姓皆以王為愛。王即曰。誠有百姓者。下雖有齊國。禍小。何愛一牛之解。雖有即不忍。殺觶無罪。就死地之認。終是依樣葫蘆。何曾察識得。孟子安得不生出無異。百姓之難乎。吃緊是牛羊何擇一句。是誠何心哉。也是自覺得。若有所擇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羊却是自見得。本無所擇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以自家。尚解不來。百姓安明。

其故而。不以為愛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過。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

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撒肉也曰人物並生于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為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于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于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

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恣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問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內外動靜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有以齊王愛牛之說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克之則可以至于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克之矣然其明時遇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

術猶方便也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為處了却令以羊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為其仁之術也術字本非不好底事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

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魯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時有有限量。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為仁之術。不必辱辱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峯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下擴充未發在上預養。○東陽許氏曰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魯鐘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仁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即是擴充存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蔡虛齋

曰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之具于心者用不得術也。○預養其心即廣其為仁之術也。垂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呂晚村曰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鄧退菴曰未見羊未字可味。若見亦不忍矣。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以未見者為可殺。故又說箇遠庖廚於禽獸三字。亦有未見禽獸只好如此。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未見哉。○按是乃仁術也是字緊從以羊易牛一事推其得善全之妙用。故曰仁術。此一段巧妙原是發於偶然而曲中情事。若今日執一未見者而易之。明日執一未見者而易之。則見者皆當生而未見者皆當死矣。執滯不通。何得更謂仁術。故見牛未見羊一句亦即緊貼此一事實之善全不忍而鐘得以釁意非教他別事如此。施行也。○註云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

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與上仁術不同見牛未見羊是全于當下所見之術遠庖廐是預養其心于所不見之術故曰亦曰廣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于中而委蛇

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道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宜王此心雖復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云峯胡氏曰齊王于其本心畧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蔡虛齋曰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句最重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在此蓋前日之不忍者此心也今日之戚戚者亦此心也是心固存不待外求

辨按前日之心今復戚戚則知不忍礙艱不生於覺鐘之牛而生於惻隱之良心也故曰此心不從外得其謂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者以不能由惻隱之一端而知即吾仁之全體而吾仁之全體又必由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而推行之有序也○夫我乃行之三句應前是誠何心哉三句夫子言之指是

乃仁術見牛未見羊二句子我心有感感焉即不忍
殺棘無罪就死之心但彼是偶觸而不覺此是因聞
啟而復萌耳
禎按我心復戚戚則此心自內而生不從外得矣然
尚不知此心之所以合于王
則猶不能反其本而推之矣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
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
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
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
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
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
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
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于民者有以蔽
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
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則其所謂仁

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而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器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由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勢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于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于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為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紓之。上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以

其不忍之形于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雙峯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惟虛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

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蔡虛齋曰：此仁術猶言仁道，不必與上文一例看。為上文有

難處者，故術字重。此則泛言耳。

按世間豈無一羽不舉，與薪不見者，然非舉而鈞

察秋毫之人也，故為有力而不用其力，有明而不用

其明，然則世主亦豈乏不保百姓者，要必非恩足以

及禽獸之君也，故齊王為有恩而不用其恩，不為即

是不用，而決知其不用者，以恩及禽獸，知之獨何與

固是與醒他教他擴充，猶是喚醒他教他察識，何也

齊王於我心有戚戚，只是察識得一點愛牛之心，不

知此心之合于王，是猶未察識得愛牛之心，即可為

保民之心，而原無二心，且未察識得愛物之心，為緩

且難之心，而仁民之心，為切且易之心也。故孟子以

舉重不舉輕，見小不見大，譬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有

姓使他兩兩較量分明而後知恩之所以用所以推也或曰從來以此心合于王以下為教王擴充于何故強作解事而不離察識以為言乎曰以事功論喫緊能保民處在擴充以道理論喫緊能擴充處在察識察識得一分總能擴充得一分察識得十分總能擴充得十分未有一認得愛牛之心為不忍而使能推恩以保四海者也只看不能為非不能既教他擴充矣而下節却分別如何為不能之形如何為不為之形不能而曰是誠不能不為而曰是教他察識分對友而曰是折枝之類三箇是字仍是教他察識分對友能下手耳不但此也即老老幼幼節教他舉斯加彼善推所為所謂擴充者不過如此而猶應稱獨何與之不能察識則亦無以得當然之序而擴充之矣求于上說曰節註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既以知未知伏線矣於王請度之節又曰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仍接前知字之脈猶未也即求吾大欲節註猶曰是其心尚別于他而獨

指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則欲其愛民之心不輕且短而功至於百姓必既明於彼尤當不暗於此而察識之以為擴充之地矣頑按民切而物緩仁民易而愛物難必當如輔氏之說饒雙峯謂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則是難與易在民物而不在我矣反成倒說或云人之良心遇同類顛連易為慘動遇異物失所或至忽遺故仁民易愛物難不知此是惻隱自然之發於民切而於物緩中意若推廣仁術必如輔氏愛養同類其勢便至于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為用者其勢遠發政施仁使民得遂其生者其勢便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咸若者其勢遠兩層發明周盡○凡處事有方處都是術此仁術字與前一般蒙引謂不一例看者非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圖大全蔡氏曰此節只完得不為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姚元素曰孟子既要王擴克何不就以老老幼幼說明與他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
辨按姚說善矣其實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即察識也而後告以用力即擴克不離察識也究竟齊王以保民而王為難亦只是難易緩急之勢未察識得精熟耳一察識得精熟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直舉而措之耳看孟子于齊王未識不忍一牛之心設兩番疑難而後以見牛未見羊解之于齊王既識不忍一牛之心而未識合于保民之心又設兩番此喻而後以老老幼幼告之這是多少委曲開導意思至擴克推恩之事甚多孟子却不過曰舉斯加彼善推所為而且曰而已而已矣說得恁地直捷了當然則存不忍之心而後可行不忍之政而非察識則先無以見不忍之心之全體又何自而推之乎知此然後可以識此章之意○人知集註說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是說擴充預照下文說而不知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是說察識跟定上文說也細玩自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
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
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
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
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
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

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夫
下可運于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眾其理本一
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已可以及人以其
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
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疎遠邇無一物不得其
所焉其治豈不易哉

問大全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
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
以其愛物者及人蓋推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
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
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
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于心為至親至切而
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
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
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己者若或反此則必

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雙峯饒氏曰。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于仁民。由仁民推而至于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于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雲峯胡氏曰。須要着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于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與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十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于左。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克此心。

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呂晚村曰。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舉如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玩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玩而巳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厥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欲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統籠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與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王觀濤曰。今王恩及二句。與前段辭同意。異前段承有復于王來。是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段承善推其所為來。是說先其所難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為此獨何與。是起下與兵構怨。○陸稼書曰。看來只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循序意。存不難。意言循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証。故推思至而已矣。俱是結上語。故

推恩二句結上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二句結詩不是

易尊一証也故曰只一意反覆

便不與保四海相犯善推其所為却重善字見推恩之易意

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

其間

按老吾老三句緊承上折枝來見推恩之易故以

天下可運于掌指示之然不老吾老而遠欲及人之

老不幼吾幼而遠欲及人之幼總顛倒了則雖欲推

恩而不可得此推恩有序即在推恩之易裏面非另

一層也老幼吾老幼必當亦老幼人之老幼此推恩

意也必先老幼吾老幼乃可以及人之老幼此善推

意也詩言刑寡妻又要至兄弟又要御家邦即推恩

意也必刑于寡妻方至兄弟又方御于家邦即善推

意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只言推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二句方言善推蓋結盡老吾老三句兩層之意

豫書謂古之人二句結詩愚謂並詩辭只引來証老

老幼意天下運掌之意又何必更為詩辭作結古之

人恐只大槪說不必定指文王矣○本文只說由親

親而推之然後及于仁民而註云又推其餘然後可

子分明于保民前補出老吾老幼吾幼歸本親親來

于保民後回顧恩及禽獸推到愛物去而推恩之序

乃具見之矣○言舉斯心斯心只得一箇這便是理

一加諸彼而已彼字多般這箇便是萬殊任你加諸

彼有多多少少政事只不過舉斯心以加之便知孟子此

章亦只重心不重政知重心不重政則察識此心不

得其本體之全斷不能推行有序也○李九我謂善

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

而見無容一毫調停斟酌于其間殊不知善推前若

不能察識精明如何便能無欲又如如何自能隨感而

見便自推行有序此善字前離不得察識也及既親

親仁民愛物時又必斟酌調劑稱物平施有許多作

用在此推字中亦離不得察識也孟子此處只言其

夫子是司斧梓

孟子

卷一

梁惠上

近譬堂

近譬堂

易。是引齊王莫憚難而必為其實。中間義理包含若齊王果信孟子行之。孟子自存許多規畫。在非謂其易中間道理工夫便闕少也。
禎按雙峯謂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此由未以知本所謂察識是也。又因親親推而至于仁民。由仁民推而至于愛物。此由本以及未所謂擴充是也。察識要察識箇盡擴充。要擴充箇全。○註云。今王反之。則必有其故矣。有故。是探下。
大欲說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

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問不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搆怨於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曰亦是察之未精。○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心無形。度物

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
一事。差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
之權。度度心。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
此去度。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設處言之也。
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
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
孟子所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蔡虛齋曰。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量。然實當
作。活字看。○上文末句。是結其所以恩及禽獸而功
不至于百姓之故。此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為
當重孰為當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既百姓重
王乃恩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其故何哉。是豈以
三事為快耶。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于殺鰥
鰥之牛者。于此亦可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看
集註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之所以二字。此三者
既是言其所以。比上文度字。豈不又是一重。下條亦
言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而功不至于百姓也。

○呂晚村曰。物之輕重長短。即在於物。心之輕重長
短。即在於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
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
也。○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
不能耳。○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
是本天本心之異。

同蔡虛齋曰。朱子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
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此是心為甚。一說了。又
曰。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萬事差。所以心為甚。
此又是為甚之一說。今定只依大註。此三說俱小異。
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看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
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就那物上方有箇
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
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字。蓋事至物來。千態萬
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在居敬窮理。以照之
耳。若謂心一差。則萬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
可云。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
一物。差固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

該亦廣如此看方可通。○陸稼書曰：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蔽，則欲其量度。○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此輕重長短，所以貴察識也。心
 若失其本然之權度，而不察，則凡事皆失其輕重長
 短。而不知矣。前面是心是王之指，不忍一牛之心，
 則隱之端也。言舉斯心與此心，指不忍之心，全體之
 也。識得則隱一端之心，何能便推恩，便有序。須識得
 全體之心，凡輕重長短，無不子然。然後可以得其當
 然之序，而推之矣。故孟子特說此節，而教王度之也。
 前面力舉百鈞而不舉一羽，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
 已合輕重長短之意。然要王知得推恩之易，是不為非
 不能而未暇深言此心本然之權度，為萬事之主宰。
 萬事之權衡，故此復承獨何與而重言之。必欲王盡
 情度量，而後已也。○語類云：齊王不合權度，失其本
 心，亦是察之未精，可見分明講王度之，是要他察之
 精矣。稼書謂方發欲察識，既蔽欲量度，非也。愛牛之
 心既過，則鋼蔽而不知。孟子正要他察識，何嘗是方

發來。○註云：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
 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是輕重長短在物，而本然之
 權度，在心矣。語類有曰：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
 輕重長短，難則似似心者，又一心矣。然會而通之，其理
 則一。無有異也。輕重長短在物，而本然之權度，在心
 此是統括言之。其實物之輕重長短，亦非吾心之所無
 也。故亦可曰：度吾心之輕重長短，且心固具本然之
 權度矣。然或為物欲所蔽，則自有而自失之。若不以
 本然道義之心，繫度其心，則權度之時，不能不失其
 輕重長短之用矣。故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也。虛
 齊不得其解，遂致膠葛不清。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彘。斃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指本心而言。蓋謂太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鋼此王道。所以不行也。○蔡虛齋曰。雖正是請王度之處。其實又更深一節。蓋是言其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處耳。集註分明。○張彥陵曰。與甲兵三句。串說。與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一句。正見其不保民而功。不至于百姓處。故舉與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于殺彘。斃之。

之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辨按。齊王不能保民。處固自多端。而莫甚于與危備怨一事。故孟子舉來與殺彘。斃之牛對勘。而欲王之度之也。○興甲兵。便危士臣。此是現成殺人。事其與殺牛者何如。而竟安然為之。豈不可怪。然後快於心。不是說齊王真快于心。只是詰問之辭。見王必如此。然後快于心。麼不然。何故以殺人之事。而甘心為之也。大全輔氏之說。看死了。○齊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以其求大欲。非以是三者為快也。然王求大欲。不得不借是以求之。故孟子先設難於此。俟王自舉。大欲以告。孟子然後去其大欲之蔽。則不能度者。乃能度。而不能推者。乃能推矣。此孟子善於措辭處。使他自然入吾彀中來。若認煞愛民之心。輕且短者。在此則謬矣。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

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殺，釀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異蔡虛齋曰：不快於此而必為此，兩此字都指上三事。尚明於他亦指三事之不快，獨暗於此又指欲之誘與上文兩此字不同。**按**註於上節已明云：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于此節又云：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則輕短之故。只指大欲不指上三事可知。○註云：欲之所誘者獨在於

是是字指與危構怨。說是其心尚明於他。他字自指不忍殺釀之牛之類。而獨暗於此。此字自指與危構怨之事。蒙引於理難通。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

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

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大全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相文霸圖事。○蔡虛齋曰：必闢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吾所莅，而四夷于我乎撫矣。蒞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似不苟。

按既說上五件，又明以王豈為是哉。然則，是知其不為是而故詰之矣。未說闢土地三句，先以王之所欲大欲可知。已起則又知其必為是而轉難之矣。文字起伏不測，使齊王不得不入彀中來。○蒙引看闢土地三句，拘妙，愚謂翻轉過來看，亦可益小國易於兼併而大國難於畏服。故既辟土地，又要朝秦楚，然辟土地朝秦楚，猶只在中國疆域之內。故既蒞中國而必又撫四夷，乃盡得霸業之盛。如此看于而字之理，尤合。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衣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衣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顧涇陽曰若是其甚。此一語有怪而疑之之意。孟子曰說始有甚三字。且又把後災二字警動他。令他向來一點雄心不怕不消滅下來。然則三句因鄒楚而概論之。○蔡虛齋曰蓋亦反其本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反本只是發政施仁。使天下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構怨以求王天下。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

按註明云反本說見下文。而下節註即緊接云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此本字緊貼發政施仁矣。時解是心為保民之本。即王天下之本者未看清也。渠蓋以發政施仁不外于不忍之心。仍頂前心字說。豈知發政施仁雖必本于不忍之心。而此處却承大欲來見興危構怨不足以求大欲而發政施仁乃可以遂大欲也。以發政施仁之事易了他興危構怨之事故言發政施仁而不更言心也。况政本諸心自不必

說前心言之則此亦無俟贅言之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荷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于快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孟子所謂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分也○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馴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蔡虛齋曰以一眼入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王不待大也○張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張彥陵曰此節承上反本來發政所謂所以施仁申說四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一之欲為欲方是大欲此只就十農商旅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辨按只虛說發政施仁一句下一連下五箇皆欲字

即所以得效者而想見所發之政所施之仁究未實說也仕欲立於王之朝則有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之仁政矣農欲耕於王之野則有補助而不稅之仁政矣商賈欲藏於市則有墾而無征之法而不墾之仁政矣行旅欲出於塗則有開譏而不征之仁政矣君者總承上四項而極言其欲歸也仕農商旅則盡乎天下之民矣皆有其欲歸也仕農商旅則盡而保之矣孰能禦之直應莫之能禦也○齊王只要自遂其大欲至於興危構怨則不顧斯民之欲矣而矣只教他遂天下人之欲之私推而廣之則為天理之公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此一箇反其本是虛括仁政之全後一箇反其本專指一箇反其本究竟齊王果用孟子則必先制恒產而此一節之仁政亦必次第舉矣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
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
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
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
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

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
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僻邪侈也若遂從
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
也。○張彥陵曰此節雖有士與民兩樣只重民上下
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
又至於易犯刑此恒產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
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按民無恒產因無恒心因字中便有不能養生送
死無憾與不能導妻子以養其老許多意在○放僻
邪侈緊跟無恒心仍在心上說無不為已方在事上
說但有其心者必有其事故
放僻邪侈自是無所不為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
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呂晚村曰：明君明字與吾惜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李衷一曰：是故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來。明君即仁人所謂能保民者。必使二字貫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驅即教也。善即恒心也。民從之輕。言有所賴藉而為善不難也。此是泛言其理。○即足二句是制產周於老幼樂歲二句是制產裕于凶豐驅而之善。舍下庠序二句。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也。

張彦陵曰：明君制民之產。今也制民之產。其制產未嘗不相同也。然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耳名為制產。民且為產所累矣。安得謂之恒產。

蔡虛齋曰：今也制民產都虛說。

按明君制民之產。實有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許多區畫。若今之人。君却如何也。下箇制字。蓋彼廢井田之良法。或有稅畝。或開阡陌。妄事紛更。自為厚斂。亦是從新制一番。不然守先王之舊規。何至仰不足事。俯不足畜云云也。虛齋謂虛說者。非是。○論此產亦無恒產。蓋至不足事。不恒而不可得者。如何。上文却說老稚填溝壑。壯者散四方。其為無恒者亦多矣。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

下文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

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按前後兩反其本雖不同却都是在政事上較量
前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是以在政對興危構怨
之不一說見彼非王天下之本而此其本也此制民
恒產為發政施仁之本是以宅田對士農商旅
說見彼雖皆發政施仁之事而此尤其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
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
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
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
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

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麋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叫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

心之所克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于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蔡虛齋曰此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玉字究其所以主者無他保民而玉也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足心是以玉矣是心是以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饑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頌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玉道素其特隨時酬應而竟路以開導之耳○此一章書通是說王道之易蓋因齊王謂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又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之辭故孟子答之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引胡齋之言而曰是心是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

毫之末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
 易得意思至於百畝田五畝宅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呂晚村
 曰孟子時民困已極菑與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
 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畧全書皆然○
 張彥陵曰此正制民常產之法五畝百畝蠶桑雞彘
 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處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
 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是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
 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從
 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老幼幼各得
 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
 也○王觀濤曰五畝之宅專重制產邊謹庠序之教
 特帶言以應上恆心耳與告梁王不同
 按此節為齊梁之君各陳顧麟士云前對小惠為
 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為王者之正道各當頭項也
 愚謂此就針鋒相對言之耳其寔大道正道只一
 道而已以麟士之說推之則讀盡心章當着力三可
 以一不負戴見如此則可以衣帛可以食肉可以無

飢可以不負戴更何須移民移粟之紛紛哉讀此章
 則當着力五十者七十者八口之家與頌白者見如
 此則五十者衣帛而五十者保矣七十者食肉而七
 十者保矣八口者無飢而少壯者保矣頌白者不負
 戴而民之老幼且自薦孝弟而無不保矣所謂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也○或問子前不分察識擴充為兩
 截而謂擴充中步步不離察識矣看朱子此處總註
 但云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
 行王文似單重擴充不及察識何也曰此後人但以
 字面求之而失也夫行仁政固在於擴充而所以不
 能擴充者以此心奪於功利之私也其所以奪於功
 利之私豈非以不能察識而然乎苟於不忍之心隨
 其所發而察之則識見精明無所錮蔽又安得奪於
 功利之私哉故愚謂此章至今王發政施仁以後皆
 言推恩舉政不更言不忍之心者以前不忍之心已
 教玉由惻隱之一端而察識其全體之本其於難易
 緩急輕重長短無不差等較然由是而發政施仁制
 產興學直舉而措之耳故人於此章但知言王政之

易而不知其難。但知教以推行之實。而不知開導其

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其。而。之。本。則。是。聖。賢。有。無。本。之。王。道。矣。有。是。理。乎。

